

# 沈阳小伙张贺茗眼中的“蟋蟀文化”

受父亲影响 爱上“斗蛐蛐” 蟋蟀并非“不祥物” 曾出两大“发烧友”

而立之年的沈阳小伙张贺茗在商圈打拼多年，在自己从事的广告业界已小有名气。闲暇时，他不好喝酒、唱歌、打牌、逛街，而喜欢“以虫会友”，与那些志同道合者交流彼此间的“蟋蟀的故事”。在张贺茗看来，斗蟋蟀（北方称之为“斗蛐蛐”）可不是一项简单的游戏，而是一门学问，一种文化，一类传承，这小小蟋蟀里，竟藏着一个精彩纷呈的大千世界，岂可等闲视之？

张贺茗喜欢“斗蛐蛐”，与父亲张华生的影响息息相关。青少年时代，张华生和自己的伙伴们就爱斗蛐蛐，他不仅自己捉，还带儿子捉，张贺茗耳濡目染，不知不觉就爱上这项游戏，成了一个“蛐蛐迷”。

2007年，张贺茗毕业后到上海实习一年，发现上海的“蟋蟀比赛”相当正规，不像东北地区只是玩玩而已。2008年回沈工作后，他找到斗蟋蟀的相关场所，认识了一些同道中人。2009年，他第一次参加沈阳地区的正规斗蟋蟀比赛，初出茅庐的他居然拿了亚军。待2014年第二次参赛时，他一路过关斩将，夺得冠军！这一连串的胜利，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与信心，这之后，他不仅养蟋蟀、斗蟋蟀，还悉心研究这一古老游戏的传承渊源、发展历史。

随着阅历与经验的不断增加，今天的他，不只是一个斗蟋蟀的高手，俨然已是一名蟋蟀文化专家，一位蟋蟀比赛的组织者和信息传播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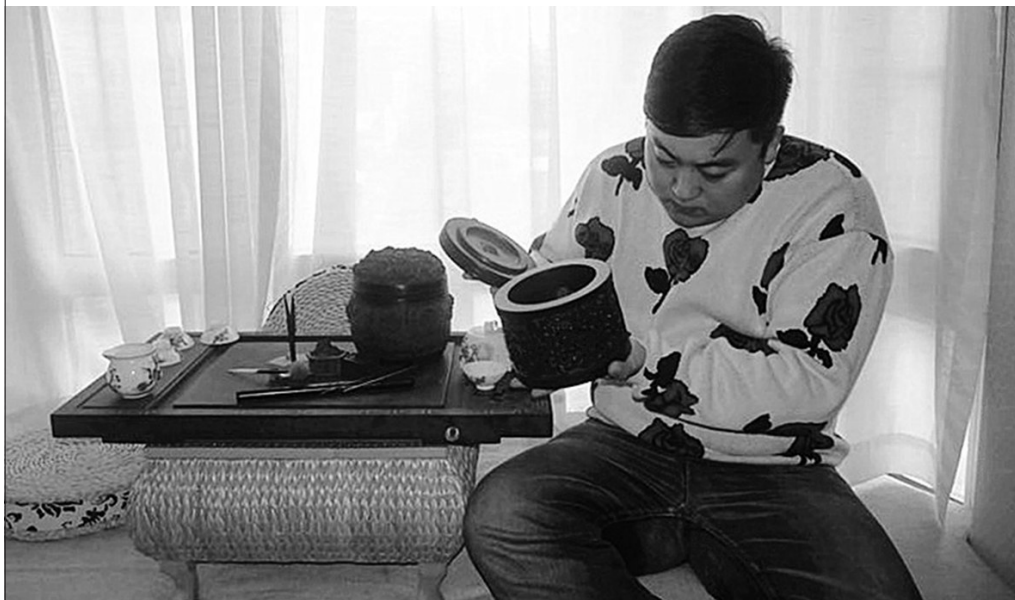
在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之名篇《促织》中，讲了一个因皇帝玩斗蟋蟀令百姓饱受苦难、家破人亡的凄惨故事。小小蟋蟀被世人定性为“不祥之物”……凡养斗蟋蟀之人，多半会被扣上“不务正业”“玩物丧志”的大帽子。

据张贺茗研究，养蛐蛐，是上至帝王下至黎庶皆大欢喜的共同娱乐，更是文人墨客的风雅消遣。在历代蟋蟀经谱上，就留有著名文学家、书画家苏轼、袁宏道、倪瓒、黄庭坚、佛印禅师等人的精辟论述。当代收藏大家王世襄在其代表作《锦灰堆》中，就养蛐蛐、斗蟋蟀之窍门，有专章评解。

时至近代，许多艺术家同蟋蟀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在闲暇之余，将观赏蟋蟀鸣斗视为调

剂精神的一种放松方式。梅兰芳的挚友、昆剧传习所创始人穆藕初和名艺人徐凌云每到枫丹白露时节，就请出自己的“蟋蟀将军”大战一场，胜者抚掌欢笑，败者便另觅健将再决雌雄，在艺坛传为佳话。

“斗蟋蟀这项源远流长的中华游戏，历史上出现过两大‘发烧友’：唐玄宗李隆基与明宣宗朱瞻基。尽管蒲松龄的《促织》篇中将斗蟋蟀之风写得不堪入目，但这小小秋虫并未耽误邦国大业，李隆基有‘开元盛世’，朱瞻基有‘仁宣之治’，可见，蟋蟀与政治，并不挨边。斗蟋蟀既是一项雅俗共赏的游戏，又是一门传承久远的古老学问，涉及昆虫学、收藏学、心理学等诸门学科，斗秋虫、听虫鸣、怡性情、慰心怀，与琴棋书画一道构成了潇洒的文人风范。”张贺茗评价道。



张贺茗检查自己的蟋蟀罐

## “斗蛐蛐”须过三关：“选、养、斗”缺一不可

很多人以为，斗蛐蛐简单，从地里捉来此虫即可厮斗，而对专业人士而言，斗蛐蛐却是门毫不简单的学问，如过不了“选、养、斗”三关，玩也是瞎玩，根本上不了路。

先讲“选”。张贺茗表示，选蟋蟀首先要看形体，即业内所说的“底板”，以此判断蟋蟀体质的强弱好坏，头大、颈粗、腿壮，方符标准；其次是看蟋蟀的牙是否粗大，牙圆长，牙大，说明蟋蟀牙口好，硬度高。白牙中的“死人白”“镜牙白”“红牙”“花牙”等皆为上品，特别是墨牙极为珍贵，乃虫王之牙，数量稀少，可遇不可求；再次是看蟋蟀的斗性，落草马上开牙，竖翅高，声音宏亮者，当为上位。

再谈“养”。张贺茗介绍，蟋蟀也叫“百日虫”，寿命就一秋，极限三个月，养两月，斗一月，一般是45天即可出斗。蟋蟀是杂食昆虫，大米饭、小米饭都可吃，但要用清水洗米，将米粒碾碎成粉末状，煮熟后方可食用，绝不能喂生米粒与辣椒一类食物，还要适量加一些水果或蔬菜（如切碎的小白菜、胡萝卜等）。另外，注意荤素搭配，蟋蟀的“荤食”包括蛇皮、地鳖虫、蝎粉等。若蟋蟀吃不好，难免状态不佳，比赛时发口软弱。

张贺茗说，蟋蟀喝的水有讲究，要用矿泉水或晒凉的白开水，不能用自来水，因为自来水中含有漂白粉，会对蟋蟀身体造成伤害。比较讲究的玩家，接“无根水”（雨水）喂蟋蟀。有高手玩家，泡人参水喂蟋蟀，喂出的蟋蟀，身体发散的光泽与众不同。所谓“水长筋，风长骨，食长肉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养蟋蟀的罐子，也有说道。要以老罐为主，最好不用新罐，因为新罐火气大，蟋蟀住着不舒服。当然，用新罐也可以，只是用前须以茶水煮，去火气。罐子的材质对蟋蟀影响不小，红砖罐吸潮、罐体干燥，不合适。张贺茗推荐用澄泥罐，特别是圈内人称作“淡原主人”的罐子，养蟋蟀效果特别好。“蟋蟀罐的售价，从几十元到几万元不等，什么价位都有，不同的罐，养的虫，都不一样。一些人收藏老罐，现在都增值了，翻了好几倍的价。所以说，养蟋蟀还涉及到收藏学。”言及自己的“蟋蟀经”，张贺茗说得头头是道。

养蟋蟀的门道还有很多。如不能将蟋蟀置于窝风地，要确保通风与空气流畅；蟋蟀怕异味，汽油味、油烟味都不行，甚至连香的东西都不要置于其附近，烟民若养蟋蟀，千万要注意了，蟋蟀闻到一点烟味，当时就迷糊；蟋蟀喜清洁，它的粪便呈黏糊状，要随时清理，3到5天就要对罐子进行一次大清洗；蟋蟀在比赛咬斗中受伤了，不能乱用药，要用“地鳖虫”挤出的水疗伤。

最后说说“斗”。张贺茗认为，光会选、会养蟋蟀还不行，最后的“派斗”非常关键。你选的蟋蟀去年不错，今年选的未必就行；有的蟋蟀表面看起来不错，但真咬斗起来却不那么厉害。另外，比赛时，派自己的哪只蟋蟀上场？对方的蟋蟀是什么状态？能力如何？跟排兵布阵一样，像“田忌赛马”之类的兵法有时都得用上。斗蟋蟀游戏貌似随心所欲，却于无形中玄妙的心理学挂上了钩。

## 玩亦有道 蟋蟀比赛 讲究多

张贺茗表示，斗蟋蟀看着既好玩又简单，但若参加正规比赛，讲究多极了。蟋蟀比赛与拳击比赛相似，分不同“重量级”，赛前要称“虫重”，但重量单位却不是“两”，而是“厘米”，按蟋蟀的身长定级别，如“虫重5.5—7.5厘米”等。蟋蟀比赛需要一套专业器具，如：斗盆、秤、探草，此外，还要提供比赛成绩记录表。

至于说到裁判规则，就更为繁复了。比赛规则中涉及到不少专业术语。如“起闹”，指的是比赛开始后，提起斗盆里拦在两只蟋蟀之间的挡板；“有牙”“无牙”，不是指参赛蟋蟀有无钳牙，而是指其是否有继续比赛的能力；“双木局”，指的是双方不分胜负，战成平手局；……

所谓“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”，这看似简单的斗蛐蛐游戏，若想介入其中，还真得下点工夫研究。



斗蟋蟀现场

## 宁阳蟋蟀甲天下 卖蛐蛐造福一方

张贺茗表示，玩斗蟋蟀的爱好者群体，内部彼此称“虫友”，外界戏称为“蟋族”，沈阳地面斗蟋蟀的人而今已不多，大概就剩百八十人。而在北京、上海、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，斗蟋蟀赛事名目繁多，参与者成千上万，有些地区还设有专业的蟋蟀协会。

张贺茗特别提到山东泰安的一个下辖县宁阳，此地的钙质褐土非常适合蟋蟀的繁殖生长，宁阳蟋蟀历史悠久，古代被誉为“江北第一虫”，宁阳酒店镇的蟋蟀以曾向皇帝进贡、在打斗中不断得冠而遐迩闻名。“宁阳农民收蟋蟀所得，竟占一年收入的60%—80%！当地收蟋蟀的人称为‘撬子手’，时逢旺季，每天的人均收入约为数千万元，若抓到品相好的蟋蟀，一天收入轻松过万。好的‘撬子手’一年挣十几万不成问题。每到收虫季，宁阳政府便在济南火车站拉出横幅标语：欢迎全国各地的爱好者来宁阳收虫！海内外蟋蟀爱好者此时云集宁阳，争相抢购，每年接待六万多人次，年蟋蟀交易额竟达数千万元！谁能想到，这小小秋虫竟能造福一方。”张贺茗感叹道。

面对省外红红火火的蟋蟀供需市场，张贺茗设想，将斗蟋蟀这一传承有序的古老游戏在沈阳发扬光大。他组织的蟋蟀争霸赛，都是公益性质的。他期待斗蟋蟀这项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，能在辽沈大地再度升温，生根发芽，让更多有志于此的爱好者参与进来，共同研究、探索蟋蟀文化的深厚内涵，这是沈阳小伙张贺茗的一份美好心愿。

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



张贺茗喂养的蟋蟀



参战的蟋蟀